

# 台灣有機農業生產 與勞動過程之初探

馬財專、傅晴華\*

## 目 次

- 壹、有機農業的發展
- 貳、有機農業：作為勞動研究的定位
  - 一、新出路？有機農業的發展
  - 二、有機農業規範與驗證
  - 三、農業勞動力的轉型
- 參、研究方法
- 肆、有機農業的勞動實踐
  - 一、結構下的生產型態及轉化
  - 二、生產並行的仲介者：驗證機制
  - 三、勞動強化 / 生產方式
  - 四、勞動投入與成本
  - 五、產出的後續勞動
  - 六、經濟 / 心靈——重探勞動者的持續動力
- 伍、有機勞動者的未來？

---

\*馬財專：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傅晴華：國立中正大學勞工所碩士。  
聯絡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E-mail: labtma@ccu.edu.tw。Tel: (O) 05-2720411-32305。本文之完成作者感謝匿名評審所提供細膩的寶貴建議以供本文修繕。另感謝餘珮瑩同學在資料蒐集過程的協助及校對。  
投稿日期：97 年 01 月 04 日，接受刊載日期：97 年 07 月 22 日

## 摘 要

有機農業勞動者代表的是一種新興農業型態的工作者，到底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樣貌為何？本文訪談對象涵蓋 24 位分別隸屬於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與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的有機農業勞動者，透過深入訪談方式瞭解他們對於自身勞動的看法與想像。將研究分為三個層次：勞動者、驗證單位與外在環境，再從三個層次分別與個別勞動者的勞動過程進行串聯，從結構因素與實際勞動交互影響下揭開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樣貌。

研究發現，有機農業的象徵形象限制了對其勞動型態的發展。然而隨著驗證機制的出現，適時的解決了有機農業形象過度虛擬的缺陷，然卻相對強化了結構環境所給予的限制。有機農業勞動者在結構因素限制下發展出取代農藥化肥的應用，當有機農業無法維持高收入的經濟效益時，勞動者必須藉由經濟層面的妥協以及心靈層面的調適來突破進退維谷的現象，並維繫持續的勞動參與。最終，有機農業結構環境與有機農業勞動者具體實踐形成交融現象。本文作為初探性研究，可協助傳達勞動背後更複雜意涵的訊息，期望針對這群綠色勞動者的考察，能填補勞動社會學在此部分的論述。

**關鍵詞：**有機農業、有機農業勞動者、勞動實踐、綠色勞動

## 壹、有機農業的發展

電影「無米樂」中崑濱伯所談述的，身體就是勞動。農民出賣自己的骨頭成就了台灣農業的維繫。本文發展是研究者企圖對台灣有機農業勞動圖像所進行的初步考察，透過近一年的場域觀察及出入鄉村的訪問工作，我們初步完成了由他們來述說而經我們整理的勞動拼圖。

隨著時代腳步變遷，有機農業不但成為結合農業、生態及文化的綠色產業，也符合農業精緻化、食品消費優質化的特徵。全球有機農業主要朝著兩條路徑進行與開展，一是農業危機的轉型出路，另一則為生態環保與消費安全的路徑，藉由這些途徑，有機農業在世界範圍迅速擴張，也使得有機食品逐漸呈現在先進工業化國家的銷售市場。根據「有機農業世界統計資料和未來趨勢」（2006）報告得知，全世界已經有 120 個國家實施有機農業，並且有機管理的耕地正在不斷的增加，有機農業勞動者已達 623,714 戶<sup>1</sup>。

有機農業成為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重要潮流，形成一種新興產業迅速成長茁壯<sup>2</sup>。它強調「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的農耕方式（黃山內，2004）。

---

<sup>1</sup> 由於有機農業勞動者通常以集合體為主，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定義以戶為單位。

<sup>2</sup> 在美國稱之為再生農業（Regenerative Agriculture），英國和西歐稱生物農業（Bio Agriculture），日本稱自然農法（Nature Farming），台灣稱為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還有些國家稱之生態農業（Ecological Agriculture）、生物動力農業（Bio-dynamic Agriculture）、低投入農業（Low-input Agriculture）或永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等。

而慣行農業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指稱的現行農業，則主張以資本技術密集、大規模、高度機械化、單一作物型態且大量使用化學肥料、除草劑、殺蟲劑，以加速生產，減少農作物損失的生產方式 (Knorr and Watkins, 1984)。有機農業不僅具有健康、安全 (不使用化學藥劑)、生態與技術的象徵形象，更在其勞動過程，包含生產、轉化、剝削及監控過程中，形成一套特殊的運作模式。有機農業把代表「自然」的勞動力重新投入於生產要素當中，透過作物選擇、技術改變以及配合更多人的方式來因應化學農藥的消失，也因為製程的差異造成有機農業勞動者發展出特殊的勞動型態與歷程。然此勞動型態反而深化有機農業的象徵形象，以及促進與強化有機農業勞動者的持續動力。透過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經驗與有機農業生產結構交織狀態的考察，讓我們逐漸勾勒出有機農業勞動者的特殊勞動特性及空間與機制及其發展的困境。

本文透過具驗證資格<sup>3</sup> 有機農業勞動者的探訪，探究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型態、適應與如何受限於有機農業的結構環境之後下所產生的持續。透過文獻及訪問資料的堆整，企圖回應下列兩個主要的研究問題：一、有機農業的發展及其在農業生產體系的勞動定位；二、為有機農業勞動的特性，包含勞動者之勞動過程，如其特殊的生產方式及轉化、驗證及銷售網絡，所形構出來的勞動過程。以及有機農業勞動者如何產生持續勞動因素：有機農業面對經濟效益的壓力時，有機農業勞動者會基於哪些理由或作法來維持勞動的動力？有機農業勞動者又如何塑造一套持續勞動的方程式，當其面臨外在環境結構的限制，如何產生適應與妥協的方式，藉以結合自身的勞動經驗以擺脫外

---

<sup>3</sup> 目前輔導之驗證團體中有「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臺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及「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等四個民間組織。然因「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於 2005 年 12 月 19 日始通過審查，該驗證單位的有機農業勞動者有限，因此不納入本文的研究範圍內。

在環境的限制。

## 貳、有機農業：作為勞動研究的定位

農業在台灣經濟發展歷程曾經佔有重要地位，為工業發展提供大量資本、勞動力與市場，奠定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針對農業的考察，早期在社會學領域亦有許多的農業研究，諸如黃樹仁（2002）在《心牢》一書中，討論了台灣農業的經濟結構與家戶生計之關係。其主要的討論針對「農地農用」之傳統運作思維，提出批判與挑戰；其指出也因農地過小，使勞動力產生密集投入，而此長期的操作模式限制了農地有效利用導致土地價格居高不下，進而造成人民生活之重大負擔。謝國雄（2003）在其《茶鄉社會誌》一書中討論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之下，茶業仍屬勞動密集的農業，透過勞動過程的重要議題如剝削、分工、監工及順從來分析茶業密集的勞動過程，也呈現出農業生產組織對農民認知及農村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上述著作為台灣農業的社會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考察議題與面向。本文則是在相對的思考下，針對有機農業的發展所建構的勞動過程（生產、轉化、剝削及監控）及銷售脈絡（利潤、成本、消費安全及檢驗認證）所進行的勞動考察。

台灣是一小農制國家，農戶之平均耕地面積非常小，並且有 80% 以上的農民為兼業農與副業農，而農家所得僅為非農家所得的三分之二（農業統計年報，2004）。小農<sup>4</sup> 定義取決於農場經營規模的觀點；在農業經營型態上，小農場的經營特色主要為集約式操作，即大量投

---

<sup>4</sup> 台灣的小農型態有以下幾點特性：①台灣的小農在耕作土地的擁有是屬於高度的零細化。②耕作土地的利用上是屬於高密度的複種式精耕。③由於固定資本的不足造成了農業所得的相對低落，因此在耕作時只好用更多的勞力成本投入來增加農業收入（劉兆隆，1998）。

入勞力與資本，並常以勞力代替資本。堅守小農的生存邏輯，當代小農經濟理論學者 AV 蔡亞諾夫（Chayanov）認為，小農的行為不同於資產擁有者，因為他不僱傭勞動，其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而不是追求利潤。Chayanov (1966) 認為，小農的行為不同於資產擁有者，因為他不僱傭勞動，其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而非追求利潤。對於小農農場來說，只要家庭消費（或生存）需要沒有得到滿足，就依然會接著投入勞動力。美國經濟學家、一九七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TW 舒爾茨（Schultz）在《改造傳統農業》中認為，農戶相當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單位，農民比起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來毫不遜色。Chayanov (1966) 對斯拉夫社會小農經濟的研究關注到小農不管受到強勢政權及商品經濟的嚴肅挑戰，但小農仍棲身於資本主義之外，並成功的產生反制。Chayanov 從事經濟活動的行動者觀點來理解主體性經濟計算的意義，從而拆解對其不可欠缺的範疇。這說明小農與一般的市民沒有什麼兩樣，也是理性人，都是局限條件下的自利行為，只要他們的外界生活環境改變了，他們自會改變現在的行為。此說明瞭小農也是理性人，都是局限條件下的自利行為，因應外界社會環境的改變，自有其回應之策略。另一類則堅守小農的生存邏輯，即小農的“道義命題”。早期台灣農村社會學（rural sociology）分析，多將討論重心擺置於農民作為小生產者所面臨的內部與外部剝削問題的造生及農民群體內階級分化的課題。而柯志明（1990、2003）在其農民研究卻指出台灣農民家戶經濟體系相當強韌，雖是小農卻對於經濟市場充滿極度的敏感，在經濟理性的思考下更能提出回應策略，此思考脈絡更促使其進一步探究前資本主義的台灣農民如何在殖民經濟下被改造為市場取向的農民，逐漸導引出其有關米糖關係的研究，從而提出「米糖相剋」等相關的制度論述。小農經營在戰後經濟發展初期，曾發揮高度的勞力集約操作，提高土地生產力，以此累積資本促進工業發展。但小農經營的核心問題在於農地面積過小，阻礙

農業經營技術的發展，並且缺乏有效資本，使得小農經營無法講求高效率的企業化經營，產生一種經濟效益的落後性（陳希煌，1988）。而家庭農場規模過小和土地的細碎化限制了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經營，更難獲得專業化的好處，也不能進行節約勞動型的機械化生產（劉鳳芹，2003），由於台灣農民的規模與組織化程度偏低，因此農民面臨更多市場與資金方面的風險<sup>5</sup>。

## 一、新出路？有機農業的發展

根據「2006 有機農業世界統計資料和未來趨勢」報告中得知，全世界已經有 120 個國家實施有機農業的耕種。台灣地區於二〇〇五年有機農民的戶數總共有 952 戶，僅佔總農業戶數 0.13%，有機農地面積為 1,334.90 公頃，佔總農地面積的 0.15%，從表 1 中發現台灣一開始推廣有機農業與輔導農民便是從水稻開始，使水稻有機栽培的面積是比起其他作物來的高，而其他作物的有機栽培面積比例也是逐年上升，尤其蔬菜與茶葉的比例更是明顯地成長。只是台灣有機農業面積佔總農地面積過於狹小，較之其他國家差距仍然甚大。

---

<sup>5</sup> 農業可能產生的風險可概分為三項：①市場風險：指農業生產經營者生產出來的農產品能否順利賣出不確定性。②自然風險：農民遭遇到的各種自然災害，如水災、乾旱、霜凍、冰雹、低溫、病蟲害等。③資金風險：農民進行生產要素的投入，會遇到資本的制約，農產的資本存量過小，農村金融市場非常落後，農民很難得到資金，結構調整過程資金投入便會存在風險與困談。參閱范新成，2003，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難題與對策，農業經濟導刊，第 7 期。

表 1 台灣有機栽培面積統計表

單位：公頃

年 度	水 稻	蔬 菜	果 樹	茶 樹	其 他	總 計
1996	61.60	26.10	67.00	5.00	--	159.60
1998	302.00	98.00	156.00	22.00	--	579.00
2000	296.27	153.76	208.70	36.5	17.3	1,012.53
2002	609.04	174.42	187.87	54.77	21.78	1,018.9
2004	743.67	231.80	143.62	76.32	40.67	1,246.08
2005	697.42	342.95	151.60	72.37	70.56	1,334.90

註：2001 年起驗證工作轉由民間團體辦理，有機米產銷班二〇〇二年也轉由民間驗證團體辦理驗證。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2006）

## 二、有機農業規範與驗證

國際上生態標誌型農產品的法規、標準和組織管理體系已經逐漸成形。目前，國際有機農業和有機農產品的法規與標準建立主要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建立國家級標準，如歐盟、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都各自建立了有機農業標準；二是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層次，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是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第三個層次聯合國的有機農業和有機農產品標準，是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制定的，是「食品法典」的一部分，目前尚屬於建議性標準，並且只涉及了植物生產，標準的結構、體系和內容等（黃璋如，2004）。

目前行政院農委會有機農業之規範仍屬有限，截至目前為止僅有三個規範作為進入有機勞動的管制：(一)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農委會於二〇〇三年「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規定短期作物之田



區取得有機驗證前，必須有 2 年的轉型期<sup>6</sup>；長期作物（如茶樹與多年生之果樹）則需要 3 年的轉型期，施行有機栽培不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的種子、種苗與生物之製劑或設備器材等。(二)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式：為利驗證機構向農委會申請認證案件之審核，驗證機構向農委會申請認證之資格及應提出供審核之文件。(三)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提供有機農產品相關業者及驗證機構有所遵循之生產規範，並明定從事有機栽培可用及禁用之技術與資材。台灣有機農業相關業務主要還是透過民間組織機構來執行，我國驗證工作是以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模式，不由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直接處理，而基於達成行政任務之要，由行政機關在保留必要監督權限的前提下，透過單方授權或契約等形式，將之委託與民間企業、團體或私人代為處理的方式（林四海等，2001）。伴隨政府角色退居到輔導的位階，因此驗證機構成爲了有機農業勞動者與政府之間的仲介角色。

行政院農委會現將認證權下放給四個機構（全球有機農業資訊網，2006）。主要爲：(一)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MOA）：一九三五年，日人岡田茂吉，開始提倡「自然農法<sup>7</sup>」(Natural Farming)，不使用化學肥料、農藥的耕作方法，生產自然的產品及維護自然環境，並發展爲日後的「MOA」(Mokich Okad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一九九〇年在台灣成立，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佈與實行台灣版的「MOA 自然農法執行基準」，並在二〇〇〇年通過認證，是第一家通過農委會認證的民間團體。(二)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

<sup>6</sup> 轉型期是讓土壤可以休養生息，從申請驗證合格，開始生產的 2 年內，都要按照有機農業方式生產，但是其產品不可以叫有機農產品，要叫做「有機農業轉型期產品」，但是長期作物要 3 年，因爲植株需要休養 3 年。

<sup>7</sup> 自然農法貫徹「不翻土，不使用堆肥，不除草，不防治病蟲」的「四不方式」已達 50 年之久，其產量並不輸給慣行農耕法。

會 (TOAF)：慈心基金會於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成立，並於二〇〇三年通過認證。慈心基金會是一群跟隨日常法師的信眾，從內心認同而產生行動上的響應。目前配合全省 36 間的裏仁商店進行販售工作，搭起一個生產與銷售的循環模式。(三)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 (TOPA)：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是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立，二〇〇二年通過認證。幾乎全是由有機農業勞動者組合而成，所以台灣省有機協會本身的性質與 MOA 與慈心有較大的不同。(四)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FOA)：以永續有機農耕、恢復土地生命、再生地球資源、維護自然生態、增進人類福祉、營造美麗寶島為願景。

現行的驗證機構，為民間推廣有機理念的基金會，均為非營利組織。由於目前政府對於有機農業驗證的補助缺乏，因此僅能靠驗證機構本身的財力與資源，並且各家驗證機構對於生產規範的要求、種植環境、與有機農業勞動者的互動以及會員費用的標準都不盡相同，因此會造成驗證業務的成效有所差別，進而使得有機農業勞動者在尋求協助的管道也產生了重大的區別。

### 三、農業勞動力的轉型

台灣農業勞動力結構的限制，農業就業人口的下降及高齡化以及農家所得普遍不高，外加小農體制的規模效益問題，這些因素迫使台灣農業與農業勞動力必需依靠著轉型來尋找一條新的出路。加入 WTO 對台灣農業的衝擊明顯化，但更深層次的檢視則是針對農業體制的衝擊。台灣面臨農業轉型時刻，正是發展「精準農業<sup>8</sup>」的契機（陳武雄，2002；彭作奎，1999）。Chayanov (1966) 曾指出，小農經濟並

---

<sup>8</sup> 精準農業指的是以資訊與技術為基礎的農業經營管理系統，精準農業的觀念是針對不同農田的特性，因地制宜，節省不必要的開支，以獲得最佳收益，同時也兼顧環境保護，確保農業永續生存的一種新科技。

不一定會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而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它反而會在新的歷史時期表現出新的適應力，也就是說小農經濟和經營是一個能夠獨立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實體。這個理論似乎和中國當前普遍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實際情況有些吻合。這個理論似乎和中國當前普遍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實際情況有些吻合。且不說現在的情況，就是在改革之前的集體化經濟（當然大躍進除外）時代，我們也不能認為小農經濟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國家至少還允許農戶擁有自己的自留地。精準農業是一種農業技術的轉型，而有機農業則屬於型態的轉型。在台灣，目前的農業狀況更應思考在農業結構調整以市場為導向必須瞄準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需求，加大對優質、高效、有特色的有機農業開發（彭作奎，1996；范新成，2003）。

當農民面臨低度就業的問題時，適應的途徑包括轉業、兼業與增加農業工作。當面臨實際轉業的困難時，最佳的勞動選擇即是利用兼業或是增加農業工作來改善其困境。有機農產品比慣行農產品擁有更好經濟利潤，便成為部分農民不轉業前提之下的另一農務勞動選擇。有機農業在經濟面上代表著農產品市場的開發以及新型態產業的投入；不僅符合生態環保意識，也成就了消費層面的安全概念。有機農業<sup>9</sup> 通常都是小規模或是家庭農耕形式，台灣的小農結構符合了有機農業的發展條件當中小規模勞動（Corselius 等，2001）。然而從台灣國家部門每年編列有機農業的經費不足兩千萬元，且農政單位對於有機農業的發展缺乏週延的規劃，在資金及計畫雙重困頓的情況下，也相對限制了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

---

<sup>9</sup> Corselius 等人在此處是用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意指生態農業，但由於本文為統一稱呼，因此都以有機農業取代其他相類似名稱。

## 參、研究方法

本文重點擺置於「勞動者」的行動層次之考察，以有機農業勞動過程作為研究核心，透過質化方法的深入訪談來蒐集相關資料。此外並勘探農業「結構」對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影響，以及行動與結構過程所產生的鑲嵌關係。本文認為社會行為是嵌入於特定的社會結構，相對的，結構也制約著行動主體目標的選擇。如果將個人追逐自己利益的具體方式看作是一定的生存策略的話，個人所處的社會結構性質將直接影響個人生存策略的選擇。因此，有機農業勞動者從事勞動生產的行為和有機農業發展狀況，都與其所處的社會結構有著內在的聯繫。

目前國內針對有機農業勞動者勞動過程的文獻較為缺乏，因此本文採用深入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對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狀況與驗證機構選擇進行分析。透過深度訪談法得以捕捉人們生活在社會位置與時空脈絡中的意義，有助於瞭解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內心世界，也能夠突顯有機農業勞動者在情境脈絡中的實際工作經驗。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特別注意有機農業勞動者如何在一個還在萌芽階段的產業中生存、適應及發展。本文以「作物種類」及「所屬驗證單位」作為抽樣分類的基礎。因為考量勞動過程轉變，有機農業對於作物選擇有其特殊考量，並因不同作物所採用的耕作技術也會有所差異，其銷售網絡、經濟效益與相關配套措施亦會產生差異。

此外，本文依照行政會農委會農糧署統計的分類，將作物種類分為水稻、蔬菜、水果以及茶葉這四大類。有機農業勞動者的訪談抽樣以每一類作物搭配不同所屬驗證機構進行訪談，總計訪問 24 位受訪者。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耕地區域	作物	所屬驗證單位	年齡	教育程度	專職	曾做慣行	農地面積 (公頃)
老陳	男	高雄縣	水稻	TOPA	60	小學	是	是	14.000
勝南	男	嘉義縣	水稻	TOPA	81	小學	是	是	1.670
阿潭	男	嘉義縣	茶葉	TOPA	51	高中	是	是	1.000
賴桑	男	南投縣	茶葉	TOPA	41	農專	是	是	2.000
常恩	男	嘉義市	蔬菜	TOPA	47	國中	是	是	1.500
家蘭	女	嘉義縣	蔬菜	TOPA	47	國中	是	是	3.500
昆興	男	嘉義縣	水果	TOPA	56	小學	是	是	2.200
溫發	男	屏東縣	水果	TOPA	45	國中	否	否	0.500
小李	男	台南縣	水稻	MOA	41	五專	是	是	1.200
天福	男	台中縣	水稻	MOA	67	高中	否	否	0.250
文良	男	南投縣	茶葉	MOA	53	小學	是	是	0.400
桓尋	女	南投縣	茶葉	MOA	40	大學	是	否	0.510
阿麗	女	台南縣	蔬菜	MOA	53	高中	是	否	1.560
均明	男	台南縣	蔬菜	MOA	56	大學	是	否	2.000
仁義	男	嘉義縣	水果	MOA	61	小學	是	是	6.000
廖董	男	嘉義縣	水果	MOA	61	高中	是	否	2.000
晶樺	女	嘉義縣	水稻	慈心	66	小學	是	是	0.330
老張	男	嘉義縣	水稻	慈心	62	農專	否	否	1.500
阿成	男	南投縣	茶葉	慈心	53	工專	是	是	1.700
文居	男	南投縣	茶葉	慈心	37	碩士	否	否	0.450
阿安	男	嘉義縣	蔬菜	慈心	36	農專	是	是	0.550
輝哥	男	嘉義縣	蔬菜	慈心	37	農專	是	是	3.000
美芳	女	嘉義縣	水果	慈心	47	高職	否	是	0.697
阿雄	男	台南縣	水果	慈心	62	高職	否	否	3.60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 肆、有機農業的勞動實踐

農業是「環境、生物與社會」三者交錯影響的複雜系統，有機農業勞動者則與變遷中的結構環境進行互動。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差異，主要體現於生產原則的改變，其構成有機農業有別於慣行農業的「象徵」符號。基本上，有機農業的象徵建構自不同的生產方法、驗證過程與消費過程。此象徵形象亦形構有機勞動者的生產選擇，導引其決策之考量，並可能轉化為結構上的使能與限制，形成有機農業的客觀目的與標準。

### 一、結構下的生產型態及轉化

有機農業勞動者投入從事的動機如何與結構環境與有機農業的形象形成交織的狀態。勞動者的異動包括「內行人」及「外行人」兩類，第一類內行人是屬「換工作但不換產業」，代表著農業部門勞動者內部的轉變，僅是進行從慣行農業工作切換至有機農業；第二類外行人則為「換工作又換產業」，外部產業勞動者進行移轉，切換至農業產業的異動。有機農業礙於環境的限制，使得有機農業勞動者必須考慮環境因素而做些取捨，有些作物擁有較多的自然限制，必需配合自身土地與所在區域氣候：例如美芳也是先評估土地環境的適合度，並且考量到進行作物變更時形成的成本。

土地是在山上，要考慮山上作物本來就是一些果樹，並且原有的耕種作物就是水果，用原有的作物耕種比較方便，因為還要考慮到人力跟整地以及一些成本，而且也不想去浪費額外的部分去做改變（美芳）。

由於農業與土地之間的強烈關聯性，耕種作物受制於土地與環境

的考量，無法單純就勞動者的意願而產生決策，更何況有機農業強調土地與作物的適性關係，因此必須評估勞動者所擁有的土地特性來選擇適合的作物。因而就算蔬菜擁有較高的經濟效益，部分有機農業勞動者也無法選擇耕種蔬菜，只好屈就於次要經濟效益較高的作物來取代，或許配合兼業或是加工的方式來配合。

因健康因素而投入的勞動者，在選擇作物上會偏向符合醫療效用，或是符合自身的實用需求。廖董選擇作物的考量主要是對人體有醫療效用的作物；或對自己的病痛有所改善，因此投入有機農業耕種之後也是選擇認為對人體有正面效用的作物。而小李考慮到實用需求，在作物的選擇上則是配合銷售的實際需求，採用生產配合銷售的方式進行。小李全面都是食用有機食品，因此就盡量耕種自己需要食用的作物。

基本上我種的東西都是對心臟，可以將免疫功能提升，對血液好。我的產品比較要求比其他傳統性的農夫比較不一樣的是我會追求他的成分，他對人體有什麼好處與壞處，這是我從事農業之後一直很追求的部分（廖董）。

一開始是種蔬菜，後來再增加水稻，（問：為什麼會想增加水稻）最主要就是自己要吃啊，大部分可以的我們就自己生產（小李）。

因有機食品不用人工殺蟲劑、除草劑、殺菌劑及化學肥料，產品較為衛生安全，使得有機農業擁有健康與安全的形象與此形象的實踐。作物成為商品的過程，勞動力的投入佔了很重要的一環，因受限於勞動力的侷限，使得易照顧的作物成為勞動者考量因素之一。水稻成為最具優勢的作物，對於部分有機農業勞動者而言，水稻的選擇能夠舒緩其對於勞力的需求：例如晶樞考量勞動力不足及能力的限制使

其選擇了容易處理與照顧的水稻。

種水稻時間上比較彈性，種蔬菜實在太累，一個人做不來啦，一開始也又有種蔬菜，可是真的太累，除草一個人根本做不了（晶樺）。

由於有機農業需要更多的人力於除草、製作堆肥等田務工作，因此勞動者偏好選擇較易照顧的作物，來緩和田務工作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事實上，無論是經濟考量、耕種環境限制、醫療效用與實用需求或是人力考量都可以視為勞動過程的一種「控制」，因為勞動者無法自主選擇他們想要植栽的作物，而必須在經濟與勞動控制之下進行取捨，形成不同的考量進而影響勞動者的決策行爲。

## 二、生產並行的仲介者：驗證機制

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產品的差異，必須藉由農藥殘留檢查才能分辨真偽，不過農藥殘留檢查耗時耗費力，無法即時作為消費者判斷的依據。因此，有機農業最突出的特徵則是強調生產過程而不是產品本身。通過一個可信的認證方案，使消費者確信產品是嚴格按照規定的標準生產，保證消費者購買的較高價格與產品的價值是相符合。由於有機農產品貿易的複雜性（多環節、跨地區、消費者與生產者不易直接接觸）和有機農業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強調生產過程的控制和有機系統的建立），需要確立一套完整的體系來保證有機產品的品質。包括有機食品認證機構及其認證標準、政府管理機構及有關政策法規、協會等各級群眾團體和生產者內部的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統等。

老陳提到驗證機制的功用即是分辨真偽，是替生產者證明產品合乎標準，並協助消費者辨別有機農產品，以保障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之權益（黃璋如，2004；楊景厚，2004）。因此，驗證機制的產生是為鞏固有機農業建立起健康的形象，並且藉由驗證的配套措施使得形



象轉為客觀可現的機制，如果有機農業形象無法透過符號的呈現，有機農業市場便會無法快速的運作，驗證機制化現為標章成為買賣雙方最簡易判定形象搭配的符號。

當然就是要有認證啊，最主要就是讓你辨別真的跟假的，人家多少會看你的標章，不認識的消費者是很盲目啦，都靠這個作判斷啊！（老陳）。

驗證機制是生產程式的管控機制，透過它農產品才可以獲得標章。阿雄談到驗證是一種認同度的轉換，透過機制的管控創造認同，而此認同來自生產原則符合有機農業的要求，並且能夠達到人們對於有機農產品的健康期待。一般來說，分辨真偽的憑藉必須靠消費者實際到農場進行生產程式的檢查，如果分辨真偽的工作必須全由消費者自行負擔，將會降低有機農業的普遍性，也會造成消費者與勞動者的雙重困擾。因此，透過驗證機制的建構，儘管消費者無法直接到農場去察看與稽查，依舊能夠透過標章取得對此有機農產品的認同。

驗證等於說看你是不是有符合政府的法令還有市面上的認同度，對於作業上獲得認同（阿雄）。

但是驗證機制存在著隱藏性的問題：對於一些從事時間較久的勞動者，一旦克服所謂銷配通路的進入障礙之後，便得以建立穩定的銷售管道與消費族群，驗證機制的有無已經不再能代表有機農業的符號。如同消費者對蔬菜安全偏好之聯合分析（1999）研究中發現，農產品的不同屬性中，消費者最注重安全，其次為驗證，而後為價格，最不重視外觀。因為消費者認同的象徵符號已從驗證機制標章移轉至與勞動者之間的互信共識。簡單來說，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發展出一套信任的方式，不需要再透過外界賦予的符號來取得有機農業的健康象徵形象。廖董的客戶叫他不必在包裝上貼標章，彼此之間的信任足

以判斷有機農產品的真偽。

如果做到我們現在這樣，驗證已經一點都不重要，我很多消費者也叫我不貼標章，因為那是一個你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問題啦，所以我說有機農業是一種良心事業啦（廖董）。

日本的有機農業的現代化有著另外一層意義，「由生產者直接賣給消費者」即為有機，即使那是使用了農藥、化肥的農作物。這把「有機」的概念從「不用化肥、農業」的單一解釋擴充為「生產過程透明化，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信任關係」，即從「認標章」的市場邏輯轉為「認人」。當驗證機制產生的影響不復重要時，驗證機制甚至可能會造成勞動者的負擔，因為驗證機制不但無法替勞動者帶來象徵性的符號代表，還必須負擔額外的驗證費用。昆興表示驗證的費用太高，每年必須在驗證上負擔一筆費用，更何況他自己本身已經做出口碑，現在的產品就算不用標章、不用驗證也可以銷售一空。

驗證有沒有需要，就看個人啦，按照我現在這樣就是不需要了啦，已經做出口碑，因為驗證的費用也太高了啦，驗土就要 1,500，驗水、驗產品，來田裡抽查都要錢，所以只是增加負擔而已（昆興）。

對於消費與生產雙方的初次進入者，驗證機制的存在是克服分辨有機農產品真偽的依據。然而，隨著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磨合與熟悉，建立起另外一套形象與農產品結合的互信機制，無意間排擠驗證機制，驗證機制的實質價值無法與勞動者付出的費用獲得合理的對價。此外，有機農業形象透過驗證機制的配合得以化現，促使勞動者與消費者能夠輕易地便能與慣行農產品進行區分，以強化有機農產品的形象並且穩固結構環境的限制，只是我國驗證機制的發展尚未純熟，形象與農產品之間的結合與化現仍舊具有改善的空間。

本文以個別勞動者的勞動進程當作一個基準，探究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模式。首先，有機農業勞動者透過何種機制取代農藥與化學肥料以及勞動行為的配置；其次，理解產品形成之後的銷售與相關單位的互動關係，例如：銷售網絡的應用與影響以及勞動者本身與仲介角色互動關係的探索。最後，本文視有機農業勞動者為一種「綠色勞動」<sup>10</sup>，不僅勞動過程符合安全與健康形象，連生產的商品也符合此概念。然而，收入是每一個勞動者的基本需求，有機農業勞動者表示有機農業的生產普遍存在著經濟效益過低的困境，有機農業勞動者如何適應或是調整利潤有限的問題，得以持續地從事有機農業的勞動工作。

### 三、勞動強化 / 生產方式

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除象徵性意義的不同之外，實際勞動過程也盡量避免使用任何農藥，藉由「生態平衡」的方法減少病蟲族群的數目為優先，當雜草不再使用除草劑時，勞動者該如何因應？本文根據深入訪談的結果整理出四種取代農藥化肥的方式：

#### (一) 栽培 / 技術

化學農藥的消失，造成有機農業必需透過其他的方法來填補化學農藥在慣行栽培方式的功能，天福選擇適合當季作物，並且以不易產生病蟲害的作物為主。選植作物時，先評估作物的特性及栽培場的環境，適時、適地、適種是增強作物生長勢的先決條件，有強健的植株便可降低病蟲害發生的機會。有機栽培過程通常消耗大量肥料以補足

<sup>10</sup> 石雲（2004）「推行綠色勞動的緊迫性和可行性」指出綠色勞動是指勞動條件符合勞動安全衛生標準、勞動過程無害勞動者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勞動。「綠色勞動」一詞為本文依據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樣貌刻畫而生的名稱。

作物的需求；如能經由輪作制度，不但可保持地力，也可避免病蟲害。無疑的，地力維持和健康品種成爲有機農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同時栽種天然的綠肥、豆科植物亦是保持地力的好方法。小李選擇適當的作物之外，另外配合綠肥與輪作的方式來取代農藥化肥的作用。

除了選擇比較抗病的品種，也配合時間。像是水稻越早種就越不會生病，而且我水稻就是只種一期，這一期的水稻本來就比較不會生病，剩下的時間就是種其他作物來培養地力，或是種一些綠肥（小李）。

爲防止環境污染，取代農藥和化肥的方法除考慮生物途徑外，更重要的是尋找作物生長的內在規律，根據作物本身的物理化學規律來控制作物生長和能量的合理利用。每種生物均有其天敵，大自然中食物鏈及消長演替的微妙關係，捕食性天敵屬於捕食性食物鏈的一環，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形成食物鏈的關係，平衡之管理系統應用的最好方式即爲食物鏈的採用，透過自然環境的食物鏈方式應對病蟲害或是肥料的需求。例如文良及溫發採信生態平衡的作法，透過食物鏈的方法取代農藥克制蟲害的問題。溫發原本是用人工直接抓蟲來解決蟲害，礙於人力效果的有限，轉而開始利用一些動物來吃蟲。

現在就是生態平衡啦，自然會有天敵，盡量用一些食物鏈的方式啦（文良）。

像蟲害的問題我們就直接這樣抓，直到真的沒辦法的時候，我就去買雞、鴨、鵝來吃他，成效有出來，現在的檸檬這麼大了（溫發）。

生物系統中的能量轉化與物質代謝功能是靠系統中生物成員通過

食物營養關係有規律地組合而完成。同時，食物鏈不僅是能量轉化鏈，也是一條物質傳遞鏈，互相連結又互相過渡，只是利用天敵時，常需很大的數量，才足夠迅速將害蟲控制在經濟危害水準之下，造成食物鏈的使用有規模上的限制。對於小農方式的部分勞動者，食物鏈成爲實在且有用的方式，只是一旦大規模生產之後，食物鏈的取代方式則效果有限。另外，透過輪作、間作和多樣種或是適當作物，協助農業生產系統生物多樣性得到改善，或是種植或間作綠肥作物促進了農田養分循環；利用周圍生態系統有機物質與自然資源，上述都是有機農業透過栽培方式取代農藥化肥的有效方式。

有機農業的經營理念必須依賴「自然力」的展現，技術及材料僅爲輔助之手段。耕種早期，仁義試驗了防治的偏方，與其說是技術不如說是經驗的累積。

八〇年在做，政府機關都還不知道什麼有機資材，所以就自己找一些偏方，剛好我們那附近鄰居有人在種煙草，就拿煙草當作藥來噴灑防蟲。後來有一次去海邊，看到人家魚塢怎麼乾乾的，就聽到他們用苦茶油的泡泡來殺菌，所以我就想那應該也可以拿來用，所以要自己找一些偏方來防治（仁義）。

有機農業逐漸走向成熟階段，有機農業的生產技術支撐體系先後建立，相關產量及成本問題都可能透過技術的開發得到有效的解決。對於勞動者而言，從事初期所產生的困擾，卻隨著有機農業整體的發展，使得資材與技術越來越多，創造更佳的效果，加上土壤改善之後，有機農業的耕種問題逐漸好轉。就像賴桑的個人經驗是不再依賴化學肥料給予的快速與省時省錢的好處，取代方式會隨著發展而獲得抒解。

因為現在天然資材的東西要拿很多啦，用化學肥料的原因是成長比較好，產量比較多，也比較省錢而已。取代上到現在沒什麼困擾，但一開始種多多少少會（賴桑）。

有機農業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自然農業，而是需要依靠新興科學技術與知識去進行設計和改造，不斷地提高其生產水準。

## (二) 勞動剝削與趕工

慣行農業耕作方式重視產量的維持、追求產量之最大化，因而仰賴速效性化學肥料及農業藥劑之使用。然而，有機農業雖不是恢復手工勞動的農業型態，但有機農業所需的勞動力卻比慣行農業多上許多，特別表現在取代農藥化肥時的勞動力投入。家庭農場規模過小和土地的細碎化限制了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經營，也不能進行節約勞動型的機械化生產（劉鳳芹，2003）。晶樺常因透過人力除草讓自己陷入無法休息的狀態，此結果等於將自己推入一種為因應市場所產生的自我剝削趕工遊戲<sup>11</sup> 之中而不自知。

因為種有機都不能噴藥，所以就要花很多的人力來除草，我們隔壁的都會笑我們，笑說我們的草都高過人。所以真的常常都很累，不能休息，解決的方式就是更勤勞點（晶樺）。

有機農業中以勞動力投入取代農藥化肥是顯而易見，雙手成為最佳的勞動工具；製作堆肥成為有機農業勞動者另一項工作重點。此外，勞動會搭配栽培方式以及技術使用來取代，卻也造成勞動者本身更多

---

<sup>11</sup> Burawoy（林宗弘等譯，2005）稱之為勞動過程中的「趕工遊戲」（making out），也就是勞動過程被組織成一個遊戲，由遊戲所定義的目標，構成現場大家所認同的價值。受雇者為應付上級管理所產生的趕工現象；但本文所指的趕工則另指是有機農業者為應付市場需求所產生的趕工現象。

無意識勞動的投入，以消耗有機農業的龐大工作量。

### (三) 被動的剩餘理念

取代方法除了上述的栽培方式、技術應用、勞動力投入之外，從訪問經驗中發現很特殊的一種取代方法：「剩餘理念」。所謂的剩餘理念，即是將自己耕種的動作視為一種介入行為，寧願讓蟲與作物在自然環境中進行磨合，剩餘的作物就是生產者的收穫。例如輝哥一開始耕種時也曾積極遍尋可以利用的技術與方法，卻發現使用效果有限，後來乾脆採取被動心態讓作物自行在自然環境中生長，選擇不要介入作物生長的過程，最終發現剩餘理念的施行是一項最好的替代方式。

因為不能用農藥，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會找啊，蘇利菌<sup>12</sup>、辣椒液之類的除蟲，也會聽說某某農場用某某菌的很好，可是拿回來用了之後也覺得還好，久了就想說讓蟲去吃好了，反正吃剩的就收，沒得收就翻掉當做綠肥（輝哥）。

不過我們大部分是沒有去理會他，我像溫室裡頭的幾乎都沒有去理他，可以收的就收不能收的時候就是回歸到土裡面去（小李）。

小李直接採取被動的剩餘理念作為取代方式，將無法收成的作物當作綠肥回歸到土地，也不需要特別去進行防治動作，被動的剩餘理念讓小李能夠輕鬆自在地看待病蟲害問題。被動的剩餘理念純粹為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個人觀念，剩餘理念的利用往往能夠讓有機農業勞動

<sup>12</sup> 蘇利菌是一種土壤菌，如果蘇利菌被昆蟲幼蟲吞食，則蘇利菌產生的蛋白質結晶會作用在昆蟲幼蟲的腸壁細胞，造成腸胃麻痺，昆蟲幼蟲即因為無法進食而在 3~5 天內死亡。

者的心情獲得舒緩，獲得產量不足或是耕種困難的釋懷，剩餘理念的方式雖然無法產生實質上的效果，卻無形中影響勞動者的勞動心態。

#### 四、勞動投入與成本

儘管有機農業講求高度專業技術性，但台灣當前的技術水準下勞動力高度介入仍然無法被技術所取代。本文指出有機農業生產方式對農業勞動力利用的影響形成三種結果：一是現有家庭勞動力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二是家庭中的年輕勞動力減少外出打工等非農業就業時間，補充有機農業生產用工的不足；三是雇用季節性臨時工以解決有機農業生產用工的不足。此部分的討論將進入勞動者的實際勞動行為以及相應產生的社會關係進行考察，分別從勞動力組成的型態、勞動力投入以及勞動成本的計算此三部分進行探索。

##### (一) 生產的投入

農業以土地為基本生產工具，然土地面積有限，必須利用持久且穩定的小團體作為運作的單位，以血統為基礎的家族勞動成為最佳選擇。小農經營主要傾向家庭勞動的型態，有機農業擁有高度勞動的特質，家庭成員勞動力利用成為有機農業節省成本的一大策略，以一種廉價甚至是免費的勞動力作為生產投入，成為個別勞動者的首選，並且配偶的投入通常為家族勞動的主要成員。阿麗有先生的幫忙，儘管先生有其他正職的工作，卻依舊於工作閒暇時投入田間，一旦人力無法負荷工作量時，就以人力的多寡為最終考量，進行產量上的調整。

目前只有自己與丈夫兩夫妻投入耕作，不過通常是自己，由於先生是老師因此大多是寒暑假或是例假日的時間才會來田裡支援，並沒有僱用其他人，如果人手不夠就不要種這麼多，反正對於產量並沒有這麼大的要求（阿麗）。



最常使用的為家族勞動與雇傭勞動的配合，因為農業家族內會自然形成分工，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便可能吸收一個或幾個外部的勞動力到家族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一旦勞動力生產的東西超過維持勞動力所需要數量，並且維持更多勞動力的資本已經具備，將促使勞動力的組成產生重組。如賴桑曾經聘僱長期勞動，卻因無法符合整體的經濟效益，最終採取以家族勞動為主要型態，直到無法負荷工作量時再請求短期雇傭勞動的協助。

田間的工作大部分是我一個人在做，父母親偶爾會幫幫忙。收成再僱用人，收成有時候會用機械採，如果每一樣工作就連除草都要請工人來做的話，那就不用做了啦！像我去年還是前年，有請人幫我，一整年算一算就虧了（賴桑）。

此外，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與農業勞動力的增加，透過加強經營管理實現了經營現代化。老陳夫妻兩人與女兒皆為全職的投入，並且要求兩個各自有其他工作的兒子，待下班與休假之餘回到家裡幫忙，然而家族勞動加入之後勞動力依舊不足，因此必須聘僱長期的勞動投入。

下班之後我兒子女兒他們幫忙做，我單單除草就花了7萬元，我自己做的不算喔，我也會去幫忙做。我們那邊做的就差不多被工人拿的差不多，主要是我們夫妻兩個，然後小孩子要自己吃頭路也要幫忙（老陳）。

有機農場田間工作，單靠農民一人的力量很難運作，往往需要更多的人力一同分擔，有機農業的人力大多源自家人的協助（尤其配偶是主要的幫助者），有些農場亦有聘請工人增加人力，但聘請工人必須支付薪資，卻也造成農場成本的增加。此外，農場生產工作的主導權常握於有機農業勞動者本身，往往必須決定所有工作與人力的分

配，才能有秩序地完成農場田間工作。

## (二) 勞動過程的強化

有機農場工作對於人力的需求，從實務上解決的作法為增加每天的工作時間與增加聘僱勞動或礙於聘僱勞動通常成本過高，只好不停擴張自己與家人的時間投入。阿成發現從事有機農業之後，人工的需求量是以前從事慣行農業時的 4~6 倍，考量到聘僱勞動的困難與成本問題，最終只好增加自己勞動時間。

種有機的人工大概多出慣行的工作 4~6 倍的工作量。剛開始也是會請人來拔草，而且因為是種有機都不噴農藥，就會有蛇，好幾次拔草工人的手指頭都被蛇咬，後來就請不到工人，而且請人的成本也很高啊。所以之後就自己拔，啊如果真的拔不完就放著讓他長（阿成）。

均明與小李兩人工作分配都是以管理為主要，每天的勞動時間卻超過 12 小時以上。小李的銷售是透過直銷宅配的方式，所以不僅需要在生產工作中投入時間，還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於包裝、銷售與運輸等工作，造成長時間的勞動投入。

每天工作時間超過 12 小時，回到家都已經晚上 8、9 點了，真的很累（均明）。

我們跟一般流通不一樣，所以就要整理，至少要 10 個小時到 14 個小時（小李）。

由於美芳是兼職性質的有機農業勞動者，對於勞動時間的切割與供給更為明顯，除了白天的那份全職工作之外，每日尚需利用全職工作剩餘的休息時間投入有機農業工作。換言之，兼職性質的有機農業

勞動者對於整體勞動時間的投入相當可觀，不但需要顧及到本身的全職工作，還投注一部份時間於有機農業工作中，因此對於自身勞動時間的壓縮更為迫切，造成自身的過份勞動。

其實我有算過現在幾乎每星期幾乎投入 40 個小時以上，由於自己還有工作，所以就是趁著清晨或是下班之後去山裡頭工作（美芳）。

農場規模、產量愈大、雜異化程度愈高，或農民管理技術較弱，則需要愈多的人力。只是隨著規模的增加，對於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地成長，有機農業勞動者本身勞動時間的擴張與增加家族勞動的投入，都是舒緩勞動力的策略，現階段有機農業的勞動力解決，清楚地表現在家庭勞動力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上。

### (三)理性的勞動成本

農業成本包括投入在農業的土地與自然資源、勞動及資本等部分。輝哥談到家庭式農場通常不會將自己的勞務成本納入，所以利潤的獲取很可能是自身勞動價值的轉化，賺取的錢僅是工資，因為有機農業勞動者會從效用最大化的行為目標出發，造成自身勞動成本忽略的現象產生。

我們以前在農專的時候有學過人力的第一成本與第二成本，如果你要把自己的勞務成本納入考慮的話，乾脆就換過工作好了，因為這種算是家庭式的農場，不像是企業經營導向的農場，所以不會把勞務的成本算進去（輝哥）。

晶權則是拿自己勞動的價值進行評估，發現從事有機農業勞動的價值還比不上成為被聘僱勞工，基於勞動成本的考量，發現必須以自身勞動為主要，僱用他人的成本絕對不划算。

自己這樣種，算一算每天賺不到 600 元，給別人僱用一天還有 800 元。目前只有自己，只有自己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才會僱用其他人，僱用人的費用是一天 800（女工），而且請人也不划算，所以主要還是自己種（晶樺）。

均明與賴桑都表示，第一級產業在勞動政策規劃上無法僱用成本較低廉的外籍勞工，形成農業於勞動力應用上的限制。因此只好利用規模經濟或是家族勞動的方式來獲取勞動成本的舒緩。

我們有機農業也不能聘用外勞啊，大家不願意來從事農業啊，而且如果規模大的話就比較好做一點（均明）。

我們農業的人力是不能請外勞，就這是政策的問題啦，那不能請外勞，像我們這樣一天的量請人一天要 2,500 元，請兩個人就要 5,000 了，如果用機械採的話一個人也要 1,500（賴桑）。

有機農業勞動者易忽略自身勞動與家族勞動的成本計算，使自我剝削的情形一再產生。此外，農業生產的機械與規模化，並未導致家族勞動生產組織形式的解組，家族勞動生產在勞動和成本層面仍具有一定優勢，自我雇傭的家庭農業勞動者，通常是為自己的利潤賣命工作，往往更加努力、勞動時間更長、更加精耕細作，加上農業勞動者大多無成本意識，往往刻意忽略自己與家族勞動投入的勞動成本。

## 五、產出的後續勞動

近代交換經濟制度，各種生產事業均採專業分工原則，農產商品化的趨勢迫使經營農業的人，不能於耕種完畢或農產收穫後及算了事，必須使農產品達到最後銷售者的手中，才算是完成農業生產的任

務（張德粹，1966）。因此，形成產品後的勞動歷程必須先從通路，而後透過何種網絡關係進行產品的銷售；最後勞動者與仲介者互動關係的討論，因為這是影響勞動過程的重要因素。

### （一）通路的重要性

通路是聯結生產與消費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實現對內以及對外經濟聯繫的形式與樞紐。然而，勞動者在進入有機農業之前，不但會面臨到強烈的銷售通路障礙，還必須逐一克服後續銷售的問題，例如：開拓銷售通路和建立品牌。無通路的障礙造成生產者無法獲得經濟的舒緩與回饋，如同昆興不但未能獲得穩定的通路，甚至因為產品的賣相不佳，被有機商店嫌棄，造成連少數僅有的通路也因品質不佳而宣告終結。

首先做的時候，最困難的是通路。有機商店少，我們種出來的水果真的很醜，比較不漂亮到市場去人家都不要，他們就一直叫我們不要再寄過去，所以真的好可憐喔。（昆興）。

因此，通路有無對於生產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實質意義，通路的拓展成為有機農業勞動者於銷售層面重要的環節。文良利用鄰居這條網絡進行通路的拓展，因為認為自己的口才並不好，所以將通路拓展設定為較被動的方式，並不願主動的尋求新興通路。家蘭藉由台灣省有機協會的介紹以及包裝的行銷手法來取得通路拓展的效果，這種方式的傳銷係仰賴在有需要的消費者身上，如果消費者原本無此購買意願，此方式即無法產生明顯地效用。仁義採取積極主動的方式，同時利用個人網絡關係，配合試吃增加自己的消費族群；阿麗則是藉由更低廉的價格來吸引一些想吃卻礙於價格考量的消費族群。

我們是沒有主動去找啦，就是鄰居介紹，賣熟識的人啦，就

是鄰居去推薦一些朋友。我們口才不好啦，銷路就是看緣分啦，茶葉就是賣給一些朋友啦（文良）。

打開自己的通路主要是有機協會他們會介紹而且中盤商他們拿去我們的產品，可是包裝上面會有些我們的農場名字，有生產者的資料，所以也有人之後就直接跟我們買（家蘭）。

我就是寄給親朋好友，送給人家試吃，如果人家喜歡的話就會來跟我買（仁義）。

但是還是會希望可以更多人可以知道有機農業的好，因此會將價格定的合理讓大家可以接受（阿麗）。

通路拓展的另一個階段則為自我品牌的建立，品牌建立代表的是穩定通路的形成，一旦擁有穩固的通路，勞動者即可全力衝刺產量的維持以及品質的提升。老張提到銷售過程常碰到一些不肖份子非有機耕種方式的農產品作為有機農產品來販賣。老張必須進行自己與別人有機農產品的區隔，所以老張打著酵素有機米的名號來做為區分，並且採用試吃的方式進行客源拓展與穩固自己的專屬品牌。

銷售最困難的部分是「別人都會假有機之名賺有機之錢」的影響，所以消費者也都會懷疑你是不是真的有機，所以我解決的方式就是讓人家「試吃」，然後我打的是「酵素有機米」，慢慢打出品牌打出口碑（老張）。

均明比較之後發現自己直接販售的方式通常能夠獲得較高的利潤，將來規劃自己開間有機店面直接販售田間生產的農產品，也很清楚坊間有機商店的比例越來越高，勢必得建立在市場上的位置，計畫打著農地直銷的品牌，以穩固自己在市場上的通路。

自己賣是可以獲得最高的利潤，因為少掉一層中盤商，所以之後也有規劃要自己開店面來販賣蔬菜，並且打出農地直銷的名義來與其他有機商店作為區別，以打出自己的市場位置（均明）。

對有機農業勞動者而言，通路拓展是另外一項值得注意的環節，由於穩定的通路可以幫助勞動者在生產與銷售形成成為循環的模式，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全力致力於田間的生產工作，並且藉由自我品牌的建立與招攬固定消費客群，以突破行銷通路的障礙。

## (二) 銷售的網絡關係

台灣銷售管道主要是以直接銷售方式、產銷班隊的共同運銷、民間共同購買銷售、有機農產品專賣店及超市專櫃與宅配方式(陳榮五，2003；黃璋如，2004)。本文欲探究銷售方式背後所延伸的網絡應用，誠如藍佩嘉(2000)指出人際網絡與經濟活動是為一個相互鑲嵌、持續辯證的關係，當社會網絡被整合進經濟活動時，勞動者必須對人際關係持續地進行重組與改造，以鞏固彼此之間經濟合作的穩定性和信任基礎。本文透過資料檢索整理出四種網絡關係的應用，包括親朋好友網絡、驗證單位網絡、政府機構網絡與市場機制網絡，以瞭解有機農業勞動者如何透過此四種網絡關係進行銷售的拓展。

### 1. 親朋好友網絡

親朋好友網絡的拓展是最簡單、快速的方式，利用勞動者人際關係作為基礎進行一種經濟活動的延伸，由於自身網絡關係的應用通常最能獲得回應，也成為勞動者最常使用的方式。親朋好友的網絡關係造就了一定程度的信任與情感支持，形成有機農業勞動者的銷售網絡基礎，例如：老張與小李，小李更是擁有屬於自己的宅配網絡來進行

拓展。

我自己有行銷通路，就是賣給親朋好友以及別人介紹為主，另外我有上過雲嘉電台，整個電台的人都是吃我的米（老張）。

我們主力是做宅配，多出來的量才是給流通。我們的客人都是口耳相傳，宅配的話就是看他們的量（小李）。

選擇自身網絡關係的應用，除了較易掌握的原因之外，有些是受限於無法從其他網絡關係找到銷售方式，只好屈就於自身網絡的銷售，文居的茶葉就是如此情形，儘管曾考慮到有機商店進行販售，但是始終不得其門而入。

銷售都是自銷，我們有機茶的部分沒有在做那種批發，我們也是會想要把茶拿到有機店去賣，但是比較困難（文居）。

儘管此種網絡方式無法擴張販售的規模，卻較其他網絡應用擁有較低的風險。老陳曾經吃過市場網絡的虧，有機米賣出去卻收不回相等的款項，因而決定改採用自己值得信賴的自身網絡進行銷售，寧願辛苦一些也不願意接受更高的風險承擔。

我們就是被倒米錢被倒了將近十幾萬，就是那個宅配有機店阿，因為剛開始人家要來買我們東西，我們就很開心，所以就想說先讓他們欠沒關係，第一趟有給，可是第二趟就開始欠著了，所以我們就下定決心不要賣給宅配，我們就直銷，你要買什麼你就直接來跟我們買（老陳）。

親友網絡成爲有機農業勞動者風險最低及較佳穩定性的銷售方式，雖然拓展的速度與人情壓力會影響到銷售的價格與情況，但無疑



成爲有機農業勞動者最基本的應用模式。而且此網絡適用水稻、茶葉、水果與蔬菜四種作物，在台灣無論有機農業勞動者選擇何種作物，皆能透過親朋好友的網絡達到販售的結果。

## 2. 驗證單位網絡

驗證單位的網絡係屬於慈心基金會與裏仁商店的契作<sup>13</sup>以及主婦聯盟與驗證單位的配合。一旦成爲慈心基金會的驗證輔導農戶，便有機會獲得與裏仁的契作機會，阿安、美芳都是通過慈心基金會的驗證之後，便將所有的農產品都交給裏仁進行販售。

現在種下去能收三成就很好了，我從去年七月驗證過，十月份裏仁就來跟我契作了，主要是我現在作不到那麼多的量，所以很順利（阿安）。

一開始主要是自己賣給朋友，直到驗證通過之後才與裏仁契作，不過因爲自己生產的量並沒有很多，所以裏仁要求的數量我都還達不太到。目前賣到裏仁的產量大約佔八成左右（美芳）。

從訪問資料考察中，我們發覺驗證單位網絡建構的重要性，裏仁與加工企業與廠商存有合作關係，裏仁負責向有機農業勞動者收購農產品，再外包轉交給企業進行食品的加工，成品隨後運輸到全省的裏仁商店進行販售。慈心基金會與裏仁商店的產銷模式，從有機農業勞動者擴及到相關有機食品的加工企業，形成龐大的生產銷售系統。裏

---

<sup>13</sup> 「契作」是指在農產品尚未生產前，消費者以簽訂契約的方式與耕作者約定，在一定時間內以一定價格生產一定種類、數量的產品，耕作者再依契約從事有計劃耕種。如此則消費者不擔心蔬果的供應量、價格經常波動；農民也不會有滯銷的顧慮，可謂是雙方都受到保障。

仁商店對於蔬菜的需求量很大，然而慈心原本的驗證農戶已經無法提供市面需求的產量，開始透過 MOA 的推薦，進行接洽並且完成契作關係。因此，慈心基金會與裏仁商店的模式則因為市場需求的增加，擴及至其他驗證單位的輔導農戶，不過原則上仍然是以慈心基金會的勞動者為主。

阿成透過驗證單位網絡將產品放置在裏仁商店進行販售，並且配合自身網絡，也因為雙重網絡的進行，為考量自身網絡與驗證單位網絡的一致性，也採取價格一致的策略作法。

80% 都是透過裏仁系統，20% 自己累積的客戶，現在很多客戶我也叫他們自己到裏仁買，因為有些客戶只要買兩三斤，這樣寄貨太麻煩了啦，所以直接請他們到裏仁買，而且我們自己賣的價格跟裏仁賣的價格是一樣的，這樣才能保護裏仁的客戶不會流失（阿成）。

此外，主婦聯盟會向驗證單位索取優良的農場名單，搭配實際走訪農場的作法，一旦發現合適的農場便會進行契作關係。有機農業勞動者藉由驗證單位網絡發展出的契作關係通常擁有高度的穩定性，無論是裏仁商店或是主婦聯盟皆具有高比例的市場的佔有率與公信。一旦擁有驗證單位網絡的支撐，能與裏仁商店或是主婦聯盟成為合作關係，有機農作的販售困擾將得以解決。

### 3. 政府機構網絡

當地農會與改良場為台灣政府介入有機農業中的兩個重要媒介，本文將農會與改良場提供的銷售方法歸納為政府機構的網絡應用。勝南帶領的有機產銷班生產的有機米全部販售給當地農會，其與農會之間存有穩定的契約關係，因此勝南只需致力於有機米的產出，銷售問題將交給農會進行處理。

跟農會有合約的，等於就是農會那邊委託我們種，所以等於全部的產量都交給農會，農會碾米包裝之後再賣給生意人。我們都是一百斤包裝給農會，農會再自己碾米然後小包裝（勝南）。

透過輔導單位（如農業改良場）的推廣，偶而藉由展售活動的舉辦，直接進行與消費者的接觸，久而久之打開知名度、增加顧客。政府機構展售活動的舉辦成為拓展銷售管道的另一種途徑，只是此種模式的規模有限。此外，以產銷班配合農會出售的機制促使有機農產品有著穩定的銷售管道，例如花蓮縣政府為提倡「無毒農業」，甚至替縣內農業勞動者提供行銷物流網，結合縣政府的資源配合有機農業勞動者的農產品，形成有效的銷售管道。

#### 4. 市場機制網絡

市場機制網絡是交易市場的自然運作，即有機通路商或是有機商店主動向有機農業勞動者進行接洽與合作。溫發的販售就是直接販售至臺北的有機商店，當時是此商店打聽到溫發種有機檸檬，主動找尋溫發並且達成合作關係；家蘭透過自身網絡進行少量的宅配，然而主要銷售方式還是透過有機通路商來販售。

像我種檸檬，臺北固定有一家有機店來跟我買，一斤買 60 元，然後他們賣出去是 100 或是 120 元以上（溫發）。

有機的通路商，有一部份是自己來買的，比例上有機通路跟宅配大約是 10：1 左右，當然是宅配的利潤比較高，可是因為宅配的量比較少，而且宅配要費的工比較多，因為你還要包裝。宅配都是有認識的人在買（家蘭）。

市場機制網絡較之其他三種網絡存在著更大的風險，然而有機農業的行銷應走向以配送及有機商店的途徑發展，以便掌握忠誠且持續的消費者，將鼓勵有機農業勞動者採取策略聯盟進行通路的拓展以及縮短行銷的勞動歷程。市場機制網絡勢必成爲未來有機農業銷售網絡的一大主力，畢竟穩定長期的消費族群是維繫有機農業銷售成功的重要關鍵。大規模的有機農產品不易藉由親朋好友網絡出售，因此驗證機構網絡、政府機構網絡與市場機制網絡的適時配合，將有助於有機農產品更順利販售其農產品。目前最理想方式是利用聯合製作模式(將生產與銷售階段進行整合)，讓有機農業勞動者的銷售問題無後顧之憂，但製作仍必須透過驗證機制網絡或是政府機構網絡的協調方能達成。

## 六、經濟 / 心靈—重探勞動者的持續動力

有機農業產量限制問題，使得有機農業勞動者的產量無法持續提升，加上投入成本也比慣行農業昂貴，促使部分有機農作者收入始終未盡人意。然而在雙重限制下，爲何有機農業勞動者能有持續動力的參與之探索便成爲相當重要的主題？本文透過考察歸納出兩種層面的持續動力：一爲經濟層面妥協方式，其次爲心靈層面的堅持動力。

### (一)經濟層面

當有機農業成爲工作，則相對伴隨著經濟效益的考慮，經濟壓力的背後存在著某些妥協作法，因爲勞動者面臨困境時，如果想要繼續生存下來，則必須做些調整。本文從訪談資料中歸納出以「加工品的輔助」、「家人經濟支持」與「兼職的形成」三種具體方式：

#### 1. 加工品的輔助

加工品的製作是一種調整的作法，尤其是考量到產品保存期限及

消費者需要等因素。加工品的製造能夠將農產品無法長久保存的劣勢獲得改善，並且增加產品本身的經濟效應，例如仁義的龍眼乾都是利用加工的方式，增加農產品的保存期限。廖董則是接收消費者的反應，將生產的有機農產品透過加工方式以符合消費者的長期需求。

要把一些賣不完的拿來做加工品，而且做加工品才能放比較久，就像龍眼，如果不烘乾的話，只能放一、二十天，這樣全台灣根本賣不掉，所以就做成龍眼乾（仁義）。

所以我們就會尋求一些品質不會變的方式進行。另外像朱心果有季節性，可能半年都吃不到這個東西，可是有些消費者需要它來調理身體的人，就是希望可以全年都吃到這樣產品，所以我們才會研發磨成粉或是像用低溫烘乾做成乾，而且也是讓外出的人食用比較方便（廖董）。

加工品不但能解決有機農產品保存時間短的缺陷，更可以替有機農產品增值，最重要能夠舒緩有機農業勞動者的經濟壓力。加工品的製作對於耕種果樹與水稻的有機農業勞動者而言是一種提升有機農產品價值的主要方式。

## 2. 家人經濟支援

妥協法的形成主要是為解決經濟壓力，如果有機農業勞動者本身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則可放心的持續從事有機農業。例如阿麗跟晶樺擁有家人的經濟支援，可以保持一種無經濟壓力的狀態進行有機農業的耕種，即使耕種過程中無法擁有令他們滿意的實質收入，卻依舊願意持續從事。

因為自己本身沒有經濟的壓力，先生是老師，所以可以沒經濟負擔的前提下進行有機農業的耕作（阿麗）。

不過因為自己本身沒什麼經濟的壓力，小孩都長大了也都會給我一些生活費，如果要靠農耕要養一家大小真的很困難，要不然就是產量面積要大，而且現在年輕人哪有人要去種田阿，在田裡頭看到的都是老人比較多（晶樺）。

家人經濟的支持，促使有機農業勞動者獲得經濟的空間以調適收入的落差，當不構成有機農業勞動者生活經濟威脅時，通常有機農業勞動者皆會願意且持續地從事有機農業勞動工作。

### 3. 作為兼職型態

有機農業工作在收入穩定這區塊依舊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兼業型態的產生成為重要的妥協方案之一。文良現在同時從事慣行及有機的耕種，儘管很希望能夠全部轉型為有機耕種卻礙於有機的銷售並不穩定，考量到單靠有機會無法生存，因此必須忍受同時耕種慣行及有機農業的矛盾。

我們就是說有多少做多少我們就做多少，不然原本我們也是想要全部做有機啊，可是全部做的話你就沒辦法生存，人也是要生存啊，不能說全部都是做理想，所以就會想說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只要有穩定的銷售管道，我就一定會做大一點（文良）。

部分勞動者必須藉由兼職農夫的方式才能夠讓部分的農作者繼續從事有機農業的耕作。無論是加工品的輔助、家人經濟支持或是兼職的形成都是一種紓解家庭經濟壓力的方式。受限於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環境與整體結構，有機農業勞動者面對經濟效益過低而形成三種對應方式，以克服有機農業給予勞動者的經濟壓力，增強有機農業勞動者的額外收入。

## (二)心靈層面

本文訪談的所有 24 位有機農業勞動者都不約而同地表示，願意持續從事有機農業。但是除了利用經濟層面的妥協方式之外，尚須保持著何種理由與堅持其有機的道路，本文透過資料的歸納整理出心靈層面的持續動力包括「健康收穫」、「心態轉換」、「消費者肯定」、「理念執行」與「推薦者的扮演」：

### 1. 無形的收穫：健康

有機農業強調的是不使用或盡量少用人工合成的物質，使用天然物質代替上述慣用的人工合成品生產方式。對勞動者而言，有機農業的特性自然地躲避掉職業災害產生的風險，對有機農業勞動者產生正面且持續從事的助力。昆興與老張曾經體驗過農藥的傷害，有機農業提供他們另一種健康的勞動型態。有機農業賦予身體健康的魅力甚至勝過實質收入，因此儘管阿潭在收成與收入上頗有微詞，但依舊認為身體健康應為選擇有機農業的最優先考慮因素。

因為不去碰到一些農藥，真的很舒服。我會繼續，過去從來沒有放棄的意思，因為我瞭解對人體的幫助（昆興）。

因為工作起來比較輕鬆啦，至少精神上比較沒有壓力，不必害怕農藥的問題還有農地裡頭的生態蓬勃也會讓自己很開心（老張）。

收成是差很多，但是身體還是比較要緊，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工作啊，種有機之後自己的身體差很多，比較會去注重自己的健康（阿潭）。

生命健康的賦予價值加上實質的收入才是有機農業勞動者的淨利

潤。有機農業帶給勞動者的收入並非只有貨幣價值，更重要的是一種勞動安全的換取。

## 2. 自我驅動 / 心態上的轉換

阿麗是以生產者與銷售者的角色作為出發，皆以能夠維持目前生活的想法為主，沒想過要以有機農業作為牟利的工具或是工作，因此，不會積極去強求利潤的極大化。

很多人也會說有機農業很好，但就是沒錢買啊，所以我堅持一杯精力湯賣 50 元，不忍心漲價，反正就是希望可以更多的人可以喝到這樣好的東西，自己過的去別人也過的去就好了。如果大家都可以有這樣的想法，大家都願意知福惜福就好了（阿麗）。

由於有機農業之理念較為先進，唯有調整自己從事農作的心態，才能獲得持續的力量。有機農業於台灣發展至今，尚不到二十年的光景，其技術與研究尚在發展階段。美芳與家蘭認為現階段發展造成的不足都還能夠忍受，並相信有機農業是非常具有發展性，這也是最近幾年來有持續勞動者投入有機農業生產的重要因素。

等到做到得心應手之後，產量跟品質一定能增加的。而且非常看好有機農業這塊的前景（美芳）。

影響有機的盈虧的主要因素，應該說是我們的技術不到那邊，所以收不了這麼多，只要技術有夠，做有機是有賺錢的機會（家蘭）。

自從加入了世界經貿組織之後，在台灣所面臨的農業衝擊，使得有機農產品講究新鮮自然、無污染，形成是對抗進口農產品傾銷的利



器，歐洲國家有機農業蓬勃發展的現況，是否反映出臺灣有機農業的發展的良景，仍有待觀察。

### 3. 消費者回饋的肯定

有機農業勞動者銷售方式部分以人際網絡進行拓展，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著許多接觸，因此兩者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也會建構更穩定的交易機制。廖董是接收到消費者對於其產品給予肯定轉而燃起持續的動力。

只要你的東西在市面上受到人家的肯定，而且他們會來跟我說吃了獲得什麼好處，他們開心我也開心，自己也會更加去注意這個部分。像我過年前就有幾個肝腫瘤的客戶，吃了三、四個月腫瘤就不再長大，也有吃了之後，血紅素也夠了，心臟也比較好了阿，他一講這個話，他高興我也高興（廖董）。

消費者的回饋可以視為一種互動關係的結果，慣行農夫較少從消費者的回饋中獲得這份喜悅，使其從事農業者減少其堅持。然而有機農業生產者透過勞動轉換將作物變成農產品出售，有機農產品伴隨安全與健康形象，導致消費者不僅進行有機農產品的消費，更與有機農業勞動者產生更深層的互動，形成有機農業勞動者很特殊的持續動力。

### 4. 理念的執行

有機農業必須具備糧食供應的「生產」、維護自然環境的「生態」以及提升自身品質的「生活」的三生功能。文居與文良透過從事有機農業以落實對有機理念的認同，勞動的意義更非僅是財源收入的衡量，更是一種理念的實踐。

這個開心不是來自於收入而是來自於理念的執行（文居）。

辛苦有理念沒關係，我們是做理念不是做賺錢的，很認同有機的理念（文良）。

有機農業經營理念，不僅可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經營，有機農業代表的是一種「生活農業論」替代象徵慣行農業的「生產力農業論」論述，勞動者透過身體力行的方式進行有機理念的實踐。賴桑親身經歷過有機農業的耕作，明知道是短時間內無法成為一份具有利潤的工作，如果從事者是以利益為動機投入其中，在勞動歷程中便會倍感艱辛，並難以得到延續。

如果他是以利益為一個出發的話，他來問我就會防守，因為他以一個利益，剛開始很容易就被影響，如果你不以利益擺在前頭的話，你做起來就會比較輕鬆，這東西不強迫啦，盡量可行的話會鼓勵大家做啦（賴桑）。

有機農產品帶來的食品高附加價值，逐漸形成新的市場與商機。然而這個商機卻仍無法替有機農業的勞動者帶來豐富的利潤。在同時扮演推薦者角色的過程必須強調不以利益為說詞，推薦過程多取被動的方式，因為就像保險業者一樣，主動的推薦通常會讓勞動者陷入矛盾的狀態。阿潭從事非常多年的時間才比較能獲得產量上的改善，主動進行推薦時通常很難讓其他農業者信服，因此在其經驗中至今尚無主動推薦成功的案例。

我一直在推薦阿，可是成功的案例是 0。可是別人就是不願意阿，你知道他們不願意的理由是什麼嗎？就是那個農藥一噴下去，病蟲害是一定有效的啦，如果用有機的話不一定有效，這樣產量就會受影響了，不太相信種有機產量可以有多

少，就算我現在產量已經有比較好了，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受不了要花這麼多的時間才能有向我現在這樣的產量（阿潭）。

有機農業勞動者受限於整體結構的限制，無法將有機農業當作賺錢的工作來推薦，僅能就有機農業的理念與益處來作為說帖。此外，以身作則是相當良好的推薦方式，美芳認為自己尚有改善的空間，因此要等到自己做出一定成績之後再進行推薦，不僅可以對他人提供一種無形的信心，也得以透過現身說法的方式來獲取信服。

希望是用以身作則的方式來做推薦，有機真的是很好的東西，但就是還需要再努力，目前自己做的還不夠好，等到自己做好一點之後就會願意去好好的向別人推薦，但是也不會強求，畢竟不是每個人對這樣的理念都行的通（美芳）。

雖然推薦者角色扮成爲一種持續動力，但推薦方式卻都多屬保守，有機農業勞動者寧願採取保守的方式進行推薦，以免一些保持著利益心態的勞動者高度投入及高度轉出的現象發生。本文發現有機農業勞動者多以親朋好友銷售網絡產生銷售的拓展，驗證單位與政府機制網絡逐漸呈現出輔助的成效而支撐銷售網絡，最有助於銷售擴張的市場機制網絡在目前台灣卻未形成完整的功能傳遞。有機農業存在產量不足與成本投入過多的缺點，造成有機農產品勞動者收入的短缺，只好保持原本價格的優勢並且配合規模擴大與技術提升的方式進行調整，但與有機農業勞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支持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前進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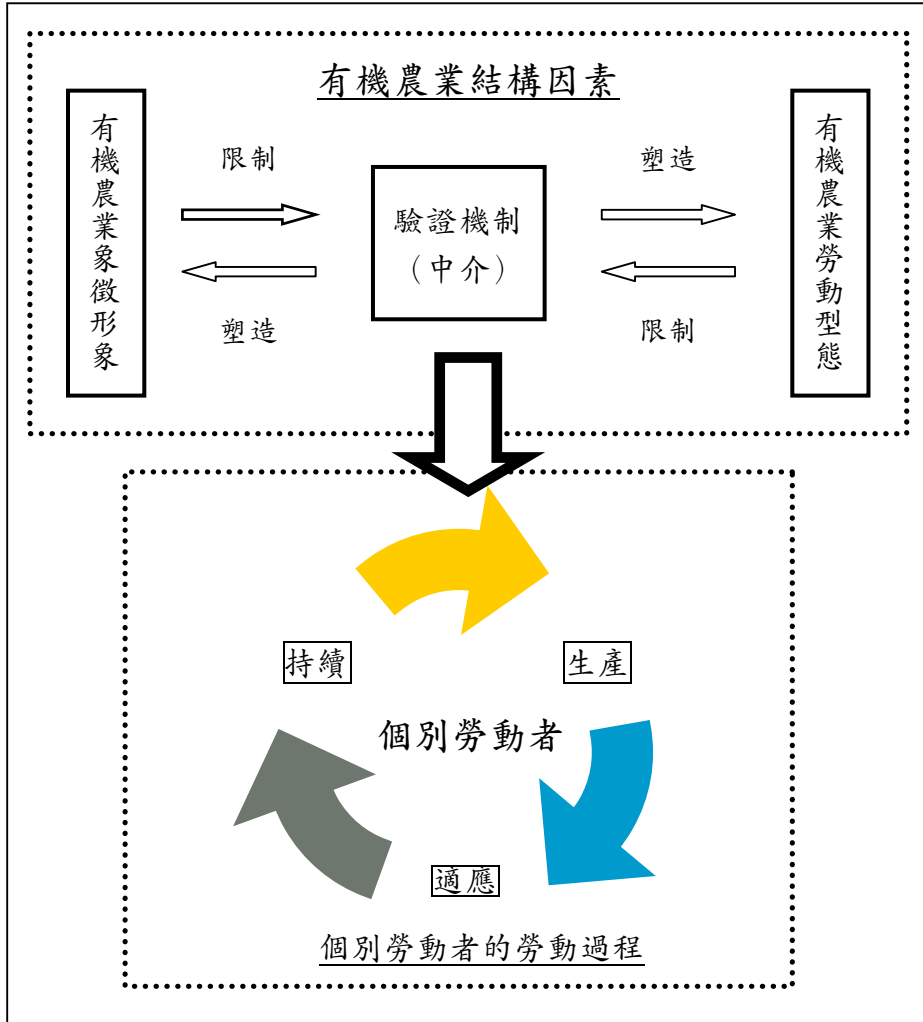
## 伍、有機勞動者的未來？

本文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考察過程中，看到了經濟市場中的社

會實踐，而有機農民成爲此實踐過程中的載體。本文針對有機農業的發展所建構的勞動過程（生產、轉化、剝削及監控）及銷售脈絡（利潤、成本、消費安全及檢驗認證）所進行的考察。本文發現不管是內行或中途參與的個別勞動者，其生產方式與過程所進行的特殊栽培方式、技術應用，在取代農藥化肥的運作過程中，透過全家投入或部分投入的方式，以增強對於家族勞動的利用，透過自身勞動時間最大化與勞動成本最小化來適應勞動力的大量需求。至於形成商品後的勞動歷程，包含了通路拓展與銷售互動等過程，只是銷售受限於有機農產品接受度的不普遍，造成有機農業勞動者必須透過自身親朋好友或是驗證單位給予穩定的銷售網絡進行販售，藉以減緩通路拓展的急迫，但因爲市場機制網絡尚未發展成熟，無形中增加有機農業勞動者的銷售困難。雖然有機農產品擁有較高的單價與價格穩定的優勢，卻礙於產量不足與成本投入過多的支出，始終無法維持較高的收入，只好透過規模擴大以及提升耕種技術以增加產量或是降低投入成本，來提高從事有機農業的整體收入。

透過資料的呈現，我們發現驗證機制仲介者的出現，適時解決有機農業形象過度虛擬的缺陷，卻也強化結構環境給予的限制，因爲有機農業的特徵是強調生產過程而不是產品本身，必須通過一個可信的認證方案，使消費者確信產品是嚴格按照規定的標準生產，保證消費者購買有機產品所付出的較高價格與產品的價值是等同。因此，如何進出結構與行動的框架，有機農業勞動者在接受這一套遊戲規則之後，形成一套屬於有機農業勞動者的結構環境。驗證單位對於有機農業勞動者的輔導與檢驗以及其他農友團體的互動關係也形成另一種特殊的生產結構。此外，在勞動者心靈層面的分析包括了「健康收穫」、「心態轉換」、「消費者肯定」、「理念執行」與「推薦者的扮演」，形成勞動者持續經營有機農業的動力也是這群勞動者得以擺脫結構限制的重要原因。

圖 1 有機農業勞動示意圖



本文依據研究發現繪製有機農業勞動地圖。有機農業結構因素是由「有機農業象徵形象」與「有機農業勞動型態」所構成；有機農業象徵形象包含健康安全的賦予、環保文化內涵、技術專業性、高經濟性與高尚勞動這五大點；有機農業勞動型態是指符合有機農業生產原則的耕種方式。扮演仲介角色的「驗證機制」則是操控著兩者之間的影響。此外，驗證機制則透過輔導的角色與相關規範的制訂來塑造有機農業勞動者的特殊勞動型態，促使有機農業勞動者必須遵守型塑出的遊戲規則，當有機農業勞動型態的產生之後，反倒化現成一套特殊的結構條件影響與驗證單位之間的互動關係。

當有機農業勞動者踏入有機農業的工作領域後，就必須無時無刻得遵守與受限於結構因素的條件。因此，個別勞動者的勞動經驗可謂是一種結構因素實踐與具現的過程。此外，個別勞動者的勞動過程呈現出一種循環效果，因為生產、適應與持續可以視為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歷程，循環過程代表個別勞動者選擇進入有機農業，進入之後因應結構條件而生的適應方式，緊接著持續留存後對推廣動作，最終又以這一套方式去影響新興進入者，最終形成有機農業結構環境與具體的實踐與交融。

勞動行為是隱匿的互動關係，有機農業勞動者的勞動不再僅是個人的行為，更承載著社會賦予他們的價值意義，有機農業形象與結構的交錯勾勒出勞動者的樣貌。當從農村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不管是從切雅諾夫學派或馬克思主義兩個傳統分析取向指出農村農民階級分化所產生的效應，然而柯志明（1990）卻指出台灣土地改革之後，農民並沒有產生明顯的階級分化，普遍存在的歷史分析只指出工業及農業之間所存在的不平等交換，以及國家部門對農民所產生的宰製。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以小農精緻化勞動發展作為發展的路徑，雖然已經逃避了農工轉化階段所可能產生的問題。但在市場機制的限制及國家缺乏針對驗證機構的管制與扶持，使得台灣綠色勞動產業的未來，仍

存在著諸多困境。本文希望藉此得以察覺隱藏在背後的勞動訊息，從有機農業勞動者的角色出發，卻忽略有機與慣行農業勞動者之間的勞動比較，錯失一種介於新舊選擇的影響因素之比較。然本文更希望傳達有機農業發展背後複雜的勞動意涵與訊息，呈現這群綠色勞動者所存在的勞動困境。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 1998,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Burawoy, Michael, 2005, 《製造甘願》。林宗弘等譯。臺北：群學。
- Carson, Rachel, 1996, 《寂靜的春天》。李文昭譯。台中：晨星。
- Davidson, R, 2001, 《生態環境大未來》。齊立文譯。臺北：經濟新潮社。
- Giddens, Anthony, 1998, 《社會的構成》。李猛、李康譯。臺北：左岸文化。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4, 《農業統計年報》。
- 行政院主計處, 2004, 《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 毛育剛, 1994, 〈臺灣光復後農業政策之演變〉, 《台灣經濟》, 208: 20-32。
- 王一雄, 1997, 《土壤環境污染與農藥》。臺北：明文。
- 王志紅, 2000, 〈發展農業產業化, 實現農業精細化, 迅速提高農業效益〉, 《現代化研究》, 23: 74-82。
- 王向陽、厲為民, 2003, 〈當代世界的可永續農業〉, 《世界經濟年鑒 2003 年卷》。
- 王銀波等, 2000, 〈翻轉法改善污染農田之研究〉, 《土壤與環境》, 3(1): 25-34。
- 王俊豪, 2003, 〈德國農業環境維護措施〉, 《農政與農情》, 374: 65-69。
- 石雲, 2004, 〈推行綠色勞動的緊迫性和可行性〉, 《探索與



爭鳴》，3: 12-16。

- 全若毅，1992，《農業經濟學》。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 吳靜惠，2001，《因應加入 WTO 之新農業政策對台灣環境之影響》。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同權，2000，〈臺灣農作物產業政策之探討〉，《農業金融論叢》，44: 197-218。
- 吳珮瑛，1997，〈農業生產與環境保護:競爭或互補〉，《臺灣土地金融季刊》，133: 111-136。
- 吳珮瑛，2003，〈英國的農業環境政策簡介〉，《農政與農情》，375: 92-97。
- 李舟生，1999，〈日本對 WTO 農民漁業談判之最新提案概述-兼述其新近通過之農業基本法〉，《農政與農情》，324: 34-52。
- 李登輝，1984，《台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臺北：聯經。
- 何啓功，2001，〈農藥相關的職業危害〉，《高醫醫訊月刊》，22(10): 372-376。
- 林月金、陳榮五，2000，《臺灣地區重要農產品產銷研討會專集》。彰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 林四海等，2001，〈研究個案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作業之探討〉，南華大學管理學院、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第二屆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會》，2001年04月11日：嘉義南華大學。
- 林傳琦，2003，〈推動有機農業之成果與展望〉，《農政與農情》，374: 32-36。
- 柯志明，1990，〈日據臺灣農村之商品化與小農經濟之形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8: 1-39。
- 柯志明，1992，〈糖業資本、農民、與米糖部門關係——臺灣(1895~1945)與爪哇(1830~1940)殖民發展模式的比較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2: 27-64。

-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  
臺北：群學出版社。
- 范新成，2003，〈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難題與對策〉，《農業經濟導刊》，7: 28-37。
- 彭作奎，1996，〈加入 WTO 台灣農業政策之調整方向〉，《台灣經濟》，229: 17-41。
- 彭作奎，1999，〈加入 WTO 農業之轉型 我們站在農業的轉捩點上〉，《農政與農情》，326: 35-45。
- 陳希煌，1988，《經濟發展過程中—台灣農業經濟問題之探原》。  
台中：稻香文化事業。
- 陳希煌，2002，〈台灣農業策略聯盟發展之展望〉，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台灣農業產業策略聯盟研討會專輯》。
- 陳明健，1998，《跨世紀農業政策與方向》。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策研究工作會。
- 陳武雄，1994，〈農業政策之新定位與整理調整策略〉，陳希煌主編，《參與 GATT 對農業之衝擊及政策因應》。臺北：業強。
- 陳武雄，2002，〈國際化與台灣農業發展〉，《農政與農情》，363: 40-44。
- 陳榮五，2003，〈台灣地區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2004 有機農業論壇》。
- 陳柳朱，1996，《論布爾迪厄和紀登斯關於行動與結構的理論》。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楊景厚，2004，〈耕作技術的創新推廣競爭和中國發展農業的機遇〉，《國際技術經濟研究》，2004(1): 1-20。
- 黃山內，2004，〈國家有機農業政策與農產品驗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2004 有機農業論壇》。

- 黃璋如，1997，〈中德兩國有機農業之發展〉，國立宜蘭技術學院應用經濟系：農委會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 黃璋如，1998，〈有機農產品之市場區隔研究〉，《農業經營管理》，4: 75-101。
- 黃璋如，1999，〈消費者對蔬菜安全偏好之聯合分析〉，《農業經濟半年刊》，66: 21-47。
- 黃璋如，2003，〈歐洲有機農產品之產銷體系〉，《建立永續發展的農業產銷體系研討會》，2003年9月25日：國立宜蘭大學。
- 黃璋如，2004，〈有機農產品市場行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2004有機農業論壇》。
- 黃璋如，2005，〈德國有機農業資材相關規範之啓示〉，《農政與農情》159: 73-78。
- 黃季焜，2002，〈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3: 41-44。
- 黃鴻章、黃振文，2004，〈輪作是改變農作物與微生物命運的推手－淺談輪作栽培與作物病害防治〉，《農業世界》，254: 26-33。
- 黃樹仁，2002，「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臺灣城鄉發展」。臺北：巨流出版社。
- 張德粹，1966，《農業經濟學》。臺北：正中。
- 葉啓政，2000，《進行「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臺北：三民。
- 蔡宏進，1999，〈農民低度就業與工作調整之研究〉，《農委會八十八年度農民輔導之研究計劃成果摘要報告》。
- 董時叡，2001，〈農業知識衍生者電腦網路知識分享意願研究〉，《臺灣土地金融季刊》，149: 169-184。

- 董時勸，2001，〈自然農法實施者之推廣責任〉，《MOA 自然農法》，19: 10-18。
- 慕 衛、劉 峰，2001，〈有機食品-農業生產的未來〉，《農業科技通訊》，9: 4。
- 鄭凱中，2000，《農民從事有機農業滿意度之研究》。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兆隆，1998，〈台灣小農性格的政治經濟分析〉，中華民國公共事務與政策研究會：《農會經營策略與管理變革學術研討會》，1998年4月30日：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 劉小蘭、王俊豪，2003，〈入會後臺灣農業勞動力問題--由世界體系觀點觀之〉，《社會文化學報》，17: 117-146。
- 劉鳳芹，2003，〈中國農業土地經營的規模研究－小塊農地經營的案例分析〉，《財經問題研究》，10: 1-18。
- 劉富善，2002，〈加入 WTO 後我國農業勞動力移轉問題探討〉，《農業金融論叢》，47: 1-27。
- 鍾瑞貞，2003，《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趨勢》。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國雄，2003，《茶鄉社會誌 / 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藍佩嘉，2000，〈人際網絡與經濟活動的辯證：傳銷商的網絡建構、行動意義與權力關係〉，《台灣社會學》，4: 1-50。
- 羅明哲，1998，〈GATT 烏拉圭農業協議後之日本農業政策〉，《台灣經濟》，257: 1-23。

## 二、外文部分

- Babbie, Earl, 1998,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sup>th</sup> ed. Belmont, C.A.: Wedsworth.
- Chayanov, A.V., 1966, *Peasant Farm Organization*, in D. Thorner, B.

- Kerblay and R. Smith (Eds.) *A.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pp.29-277,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Inc.
- Clark, M.S., Horwath, WR, Shennan, C, Scow KM, Lantni, WT and Ferris, H. Nitrogen, 1999, Weeds and Water as Yield-limiting Factors in Conventional, Low-input, and Organic Tomato Systems.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73: 257-270.
- FAO, 2003, *World Agriculture: towards 2015/2030 – An FAO Perspective*. <http://www.fao.org/DOCREP/005/Y4252E/Y4252E00.HTM>
-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lga, Willer and Minou, Yussdfi (Eds.), 2006, *The World of Organic Agriculture Statistics and Emerging Trends 2006*.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FOAM), Bonn, Germany.
- Knorr, D and T.R. Watkins, 1984, (Eds) *Alternation in Food Production*.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Kristen, C., Wisniewski, S. and Ritchie, M., 2001,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Making Money, Making Sense*. Fires of Hope: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http://www.foodroutes.org/doclib/21/MakingMoneyMakingSense.pdf>
- Scialabba, N. and Hattam, C., 2002, (Eds.) *Organic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Food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Series No 4*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 Italy).

Vasilikiotis, C., 2000, *Can Organic Farming “Feed the World”?*

[http://www.agroeco.org/fatalharvest/articles/organic\\_feed\\_world.pdf](http://www.agroeco.org/fatalharvest/articles/organic_feed_world.pdf)

香港綠田園基金會<http://www.producegreen.org.hk/index.htm>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有機米產銷經營資訊<http://agrapp3.coa.gov.tw:8001/OR/JSP/index.htm>

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http://organic.niu.edu.tw/default800.htm>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http://toaf.coa.gov.tw/>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http://www.moa.org.tw/>

#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duction and Labor Proces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aiwan

*Tsai-Chuan Ma & Ching-Hua Fu\**

## Abstract

Organic agricultural farmers represent a kind of new model of farmers.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c farmers are? Interviews are composed of twenty-four organic farmers in Taiwa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e try to figure out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 proces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ructure and 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uctural factors and labor practic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organic agriculture is a symbol of health and safe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rtise, economic ethics and labor dignity. It thus promotes organic farmers' motivation in investment, crop selection but limits their production manner. At the right time, the Certification System solves the problem of undistinguishing drawbacks of organic products. It also enforces structural limits on organic agriculture.

---

\* Tsai-Chuan M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Ching-Hua Fu: Master of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Address: 168,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Taiwan.

E-mail: labtma@ccu.edu.tw; Tel: (O) 05-2720411-32305.

When organic farming can not maintain high economic benefits, it keeps and prolongs farmers'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ir economic compromise and spiritual adjustment. A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this paper sheds light and insight to further researches on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in the large extent on the studies of green labor in the area of labor sociology.

**Keywords:** Green Labor, Labor Process, Organic Agriculture, Organic Farmers